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97

宋史卷四百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敕重校刊

杜範　楊簡 錢時附　張虙　呂午 子沆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煜知仁游從祖受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

文庫 11 D 292 97
010190562650

兩年于玆令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愈不如
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
習浸漬薰染日深日痼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
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
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
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
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
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
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
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容討

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
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
一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
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
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
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
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
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
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妆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謂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清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

皆以次論斥凊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
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
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
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
通勢要以致賞罰顚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
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
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刼欲
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
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闒宦不復讒諂得以售其
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

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
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
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
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冐耳目之寄輙忤宰相至煩陛
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
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
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
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
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

萬曆二十七年刊

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巳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奬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淸之横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冐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淸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既而合臺劾之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輩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掌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鬬邊臣以
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
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
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卽
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
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
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
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
嘉熙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卽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勸寓公富人有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
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
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
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
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西年
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
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
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
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羣盜假名而蝟起擣我巴蜀
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

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

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祗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

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
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或私親之請託蒙
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
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
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
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
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
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
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
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

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
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
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
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
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
甚而閩門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譁
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
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
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
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

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媟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蠧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輙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愒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囘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留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佀不許

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
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
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
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
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
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
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
還乞擬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
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
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
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
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
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
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
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
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
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
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

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
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
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
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覔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
贓罪案上即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
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
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
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
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
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
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
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
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
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
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
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
者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
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
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狥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

也珙太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藳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皆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
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曰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
尊敬賢士私鹺五百爲羣過境内分司幹官檄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illegible]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
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
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
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賞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

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一郡識察使於簡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及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爾遂從西翼階進禮北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夫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子平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郎揖而出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郡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盡擇善順惡遂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

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箇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遹世務臣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

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祕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倅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張虙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虙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虙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吪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

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
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鍥薄而咈人心傷國體
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焉
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
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
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聆聆
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
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
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
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
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
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
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
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
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
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駭
其聽復以一定之價逆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
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

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濡決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撥
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
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
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
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
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
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輪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
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恐下背遠安有不示其所向而
讀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
則自求諸己而已儻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

曰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襍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
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
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
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
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
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於
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
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温

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恊一處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淸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紿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力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巳講者爲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illegible]

贈四官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與午皆衣綵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潜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檟不可謂奪民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

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黥
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櫝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
及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兪知午陳
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
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遺郡事而後行帖趣行
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既而僑行
部以田事迕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溫州天
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
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
司幹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

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
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淸差
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
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
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
謁特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
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
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
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淸之喪師至是
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

韓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
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
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
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
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
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
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詠㗅董復亨
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
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
午從子嵩之俾容孫上疏避午欲憾之去而於法無避
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
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
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
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
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

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淮西總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諷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竄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佑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没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虙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終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顥張載朱熹諸書輙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閬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彦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

喬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
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䂓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
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
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
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
攝官奉饋皆如眞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與社倉郡政
畢舉與元帥趙彥吶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
昌裔獨奮筆力辯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
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

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
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
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
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尨
奔奔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
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
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
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
憲之精采狥人情之去留士氣銷耎下情壅滯非所以

糾正官衺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
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牘乃
趙善湘之子汝櫄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
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
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
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
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
有耽樂慆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
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
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
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
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績
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吶年
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遺枰彈
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
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
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
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
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
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撥靖康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譏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持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贑州辭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
婺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

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
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
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
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
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謚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

萬曆二十七年刊

鎮京口强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塲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耶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蜑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擢内藏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覘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崩
[illegible]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陛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奥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
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
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
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瀕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舄鹵
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

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
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
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
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
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
又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餫當至京者貯之京口
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
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
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

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
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
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
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
不爲戰鬬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
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
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
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
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闈之師生券更番勞費

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甽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煑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扶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湯官
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饟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
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讞讞妾

牽連徑出斬之釋衛因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
覬賞躐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傅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謳忘

勸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籍塘爲固隄
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
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
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叉手教
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爲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欑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罪大摭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敝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曁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畀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寇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解邊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愼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蹣跚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鄧壽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輿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從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臧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栝所繫願陛下憣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敝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劒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没巳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焴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疵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輿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爲

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
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埴辟置墓下准右兵
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
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
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
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
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弊無
以糾其黨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
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
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

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
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
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
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
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
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
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柴
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
密院命節制黃莆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
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掎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

爲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恩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斂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困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及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剌不狥公微官易以迕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餧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共害而圖之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逼相屬于道朝論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

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
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
爲逵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
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
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
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
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
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
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
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
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
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
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
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
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
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職
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
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
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
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
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
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
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終

宋史卷四百九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鄭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
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

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産弟魏了翁守眉改
監資州酒務丁毋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秋
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榷酤民以爲便麻菽舊有
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貧民競愬無所於糴定子
曰女毋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廼發縣廩給諸
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吏米溢于市鄰邑有爭
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
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
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
寺同幕有以趣辦爲能追促諸郡者定子自使者斥去
乏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榷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鉏
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
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榷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愎
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
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
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
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
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栝關處公
毋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
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

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錙重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緜以閬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嶺鉞就擒已而劒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爲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

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猶不肯釋甲柰何定子乃令帳下擐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爲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在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爲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

器安用多爲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
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爲罪滋大乎
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
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篪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
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
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
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
將以兵入欲何爲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
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爲恭敬要索甚大
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
以錢糧若敵至爲國一死仵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
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軍
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
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
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即捐四十
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
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
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
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首加額曰微公吾屬塗

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
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綿定子爲築棣蕚堂
飲酒賦詩爲樂一時以爲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
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
養静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華因循不亦善乎旣對人
爲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
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没言之者紛
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謨閣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輸
車之勢漕運爲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

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
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
遷太府少卿升討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
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
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内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
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
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
險求爲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

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
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
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卽軍中
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旣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
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
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
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曆書成上進擢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
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

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
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
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
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
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
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
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典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

先務所著存著齊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
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
從李坤臣學坤臣督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
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
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
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
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
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没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
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
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
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
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
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迕嵩之
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
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
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
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
嵩之妄加毀譽於　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
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

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
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
爲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
詔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
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
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
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
姦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
又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謁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
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

時監察御史[illegible]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
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
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
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
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
邪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
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
故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尢足爲清明之累腐
夫巧讒而使傳幾搖妖孋外通而魅邪客主陰姦伏蠱
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

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爲虛言無實
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
儆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罷襍宮禁奇衺黷
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弁包兼容之意多别
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
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
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
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
能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憸悚懼或
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
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
爲郡雖豐歲猶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
請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
州趙善瀚知台州沈塈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
江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
七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
除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贓吏
之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塈者簽
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
一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

行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
乞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
諫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
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
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
家丁糧食資彊賊刼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
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
吏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
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籍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
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
館客太學生馮燁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
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
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
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
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
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
薦李𥝖顏等五人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
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
批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
反迮旨諸臣遏絕衺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

抑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
司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
學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
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
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
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
惡其譊譊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
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
姦宄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爲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
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
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
也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
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
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
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
叔大媿即爲之罷董槐入相召爲司農卿程元鳳入相
改秘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
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
鑄爲首惡黥配廣州捐資免行至是爲相府監奴蘇焱
發其端京尹顧岩傅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

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
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
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
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
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
心克亨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災浙西之
民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
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
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
為秘書監又論罷復遷秘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無
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
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
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
之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為切要帝嘉納遷
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
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
言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
事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
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
及經武要畧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
傅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
贈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大薄乃加贈待
制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
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
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
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秉閒直罷去平章事王爚
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
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

録耻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廣
幕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
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
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
開禧末入爲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爲雷雨壞補主遷御
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
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
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
均齊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

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闕所見寖異
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
鄂州召爲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爲戶部郎官入對
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
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
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
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旣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
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
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免彊務從抑損今吾君
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
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至于今日於禮無
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
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霅東淮狂悖洊興
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
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
洎光宗上賓權姦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
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禫百僚始純服吉今若
用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
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

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祔
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
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
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
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諮謀而協公
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
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
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
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
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此之恩臣所不解也六曰近　憸倖之徒凡直言正論
幸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肯萌
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
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
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
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
邇來取人以名節爲矯激以忠讜爲迂疏以介潔爲不
通以寬厚爲無用以趣辦爲彊敏以拱默爲靖共以迎
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
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

餽遺之珎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巳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郤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嘗免忠恕以植立名節無隤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眞德秀聞之更納交爲忠恕又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顔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忠恕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贛州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

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沖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爲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迕

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
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榷貨務門
辟淮東運司幹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
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
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
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没漣海謀結北邊攻欲迭
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
我士疲丁困可一振得乎恢復美名也而實禍僕竊
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
二城爲功洎聞金變卽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

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隣州田訟
至有泝愬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韡留守建
康辟爲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
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
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分是非一拂上意或迕權貴
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
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
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
至於怒民怨而戕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
慮陛下謂此何特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

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將文之才爲經世之
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
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姻婭敢預邪謀覬
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
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
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賛宗子
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上
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荊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
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犇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

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扳虜將爲統帥起贓吏爲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
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敗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
淸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桄夫遣
史寅午奲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
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犇遂力匄外疏七上授廣西運
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
就郜犇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
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

萬曆二十七年刊

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徼當塗宿設戰具防禾石撥和糴續生劵且奏損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民非臣不敢撥本召糴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毋斁之助爲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宋史卷四百九終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黄汝良等奉

勑重校刊

婁機　　沈煥　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

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簿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傅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匃閒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大甚貽害于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

不美今士卒驕逸遠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柰何佗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討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荊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遂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佗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

而部胥不之問即捷數吏使之治墍而後來聞者擧之
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
巡八廟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
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艮久飛蝗爲
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
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
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
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擻蠹紛然機彌縫裨贊
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
不避嫌怨有擧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
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申若至上前自應
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
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
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
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擧洞霄宮以歸遂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
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
上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
服之稱奬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

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楊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

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

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
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
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
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
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
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
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
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
習頽異詩禮又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
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
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
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
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
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
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
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
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辟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
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
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
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
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
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
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
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爲其所向輙應所求輙得以
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選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
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
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
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
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
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
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
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
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道賊巢

而屯擊破李新於鄧洑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湖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罷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逋商鑞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尋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

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巳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巳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巳制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出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巳苟不

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寛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徳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内有張福莫簡之變彦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彦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彦約力辭提舉明道觀

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禧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蓍龜去衷佞若蟊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旣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巳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避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速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是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穉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爲屬攺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

眞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抄與百姓
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
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嘆數調提轄文思
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
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
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
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
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芟鋤權酤與利
斷五邑悉改為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
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
之利其贏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
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頡叛
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
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
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
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
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蠹下慢之積習以悠悠
內治之儆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
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

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壽爲浙東提點刑獄力匄便養改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挾三萬戶風采凛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狝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偶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儵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爲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

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没其貲曰彼之貲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贓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寛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徐經孫字仲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illegible]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須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illegible]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師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搏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歳餘升安撫使召爲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

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撻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廣叅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閑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諱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冑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

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
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愼有守卒以爭公田迕賈似道
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十終

宋史卷四百十一　列傳第一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湯璹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爲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于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學爲講

官四方顯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輙聽其去必駁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惡權相意而疇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爲太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疇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嫉言者中傷疇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疇屬辭務持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疇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雲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

萬曆二十七年刊

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毋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爲天之子爲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誣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
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
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
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稾帝稱其平實
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入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
史嵩之旣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
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

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
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
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寄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
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
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
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
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衂復進兵
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
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
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
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
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輙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
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
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
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
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
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歳淳化間盜
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襲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
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
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
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
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權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
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
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
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
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鑛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
壓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吏而

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
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
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權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
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
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
宗勉擬秘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慫子才言已遽曰姑遷
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
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
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
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

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
鄭寀臨安府尹趙與𥲤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
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
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
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秘書郎屢辭主管崇
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
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
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
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饑民嘯聚爲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爕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論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恥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

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
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
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
之間不可無屯以掎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講
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
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
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爲書行以爲
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
道帝意子才曰院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
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
今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
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
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
漢黄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
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
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
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欵謁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
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
三醮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

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況面
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
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
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
漣楚光黄均房巴閬緜劒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
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人禁
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
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劾
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丈翁別
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轄職而宋臣錄黃

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姑知閤爲女
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
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
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
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
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
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
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
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
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計懇免至郡首斂

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閒詣學爲諸生講說經義修釆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爲補之蠲黃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紬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緜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鞾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愬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己贓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

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
仇讐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
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
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
制知溫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
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
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彊起故事近
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
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
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

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
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
也柰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閑暇之政刑乎忠厚者
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
當反其所爲柰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
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氣也今言
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
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
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顰蹙久之即兼
侍讀壽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有內侍省押

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
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眞無要譽沽名之巧擢
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
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輙竄流子才請重者量移
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儤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復
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輙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
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司
法正爲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徐敏子
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爲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
可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
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
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
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
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
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
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抜其家于兵火致
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卽期以遠大所薦士
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爲忠義士平江守吳
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郤之身後家無餘貲
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内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

萬曆二十七年刊

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貔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陋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燄熏灼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貔孫力拒之且謁告歸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貔孫論導得體衍說經義有

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爲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貔孫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温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爲姦貔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貔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

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貔孫力詆外戚内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囘天心自囘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疆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卽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

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先務郡倉
受租舊倚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貔孫知其敝悉榜除之
許民自槩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與學校以勸士升敷
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
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
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
爲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客歸遺母爲設二器馳
送乃肯肉食隣媼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
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

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
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嘗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
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敷勤亦有疾惡乖
方苟求疵纇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
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
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其次
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
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
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
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

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巳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柰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煚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甲言則太史太卜太祝

樂太師大圍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與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彖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數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顛頓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

而吳俟於禱俟有辭矣匹婦蔵寃旱或三年寃在民牧
害豈其小友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
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魏科旣居盛名之下
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著于
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宋史卷四百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孟珙　杜杲子庶　王登
楊掞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
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
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闞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

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
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
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
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
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
取宅道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
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
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
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
成忠郎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

在城廵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
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
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
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
置司𠞰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
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
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
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
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馬
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鈴轄棗陽軍駐劄

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千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入千人不爲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項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

司是之七月巳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
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
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
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
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
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
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
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
帥砦火燭天殺僇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

乘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
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
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
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廼遣德
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
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
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
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
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
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

山及牛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赬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遣宣撫王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眞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兎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逆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爲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倴盞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鉤二卒以往柔中流

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桒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
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
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
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
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
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
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
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
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
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

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
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
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温端磔之
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
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
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諸
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己酉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
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

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陵
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降盞入江海執其參政張
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
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倴
盞分守緒骨得金鎰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
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
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祗
候林拓朝八陵諜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
盟津陜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
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
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
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
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
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
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
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
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
願陛下寬民力畜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
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

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𠛱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金門守朱陽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度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隨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將忒没解入漢陽境大將口温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盌珙辭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

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勳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荊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仝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爲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

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十駐松滋爲

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大元兵自隨闕江珙客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乞掫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

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
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
匹來降剏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
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珙
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鬭
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
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
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
砦柵則難責兵以衞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
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

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
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
珙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
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
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徭林賽良爲亂
遣王瑀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
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
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
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關
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

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㯼劉全齋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只籍數虧既守

灘磧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卽度何必預遣

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

援淮珙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翔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諷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逹于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

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寄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皷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賛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頴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塲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珏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

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珂竟
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
中辟盧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
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
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爲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
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
府將即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
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
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

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
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
全犯邊衍時爲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
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咨訪杲杲曰賊
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
萬駐楡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
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
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葵出師遷淮西
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
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

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
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
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
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参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
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
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
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
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
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

爲三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
以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宮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眞州
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奬勞乞歸不許
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宗爲精梁成太子賂
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眞
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
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爲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
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

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元兵戰朱皐白冢遷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眞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

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陛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眞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

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
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
事生産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乂之檄知巴東縣獻俘制
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
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
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
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
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
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
慨然曰事亟矣柰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
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
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
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
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
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
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
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
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
見晩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

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炣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縉輩以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掞逾年安豐被兵掞慨然曰事亟矣掞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掞念置身行伍閒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爲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掞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掞償之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祖

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賓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撥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撥爲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爲京湖制置使撥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撥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欠沉細者知撥副之何事不可爲也但恐終以勇敢後登死人以爲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爲帥盡險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客窺險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險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冠張蓋從者數十則

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
睨良久提劒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
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
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
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
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
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
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倏紓一

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灃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
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
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
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
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司免下戶
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
違之不可因言令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荷增

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
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
賞權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覈入節出奏歲減二
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
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
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
遂決大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
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守貽書
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
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

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
當用偉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
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爲簡
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判
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大安軍
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安丙密
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
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
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

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遇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釜福艾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鋪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晛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搉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聚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芻糧緡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樁撥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

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
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
祠牒不預焉劒外民久苦役調或建議調東西兩路及
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馳愬于安丙乞計直
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五餘萬咸鐍之蜀錢引
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
總三司增翻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
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
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
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
疏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
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
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
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獵
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朔
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珙說
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楊掞張惟孝思以功
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逆曦雖不
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

而莫經溝瀆者[illegible]哉

宋史卷四百十二終

48-11414